

创造的隐藏潜力

达尔文关于物种的观点在接受检验时，遇到了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他遇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他接受了关于地球历史的错误假设，并且否认了造物主的作用。一旦我们将上帝的话语纳入考量，便会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们得以理解物种如何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形成。

这些蜥蜴长相丑陋，至少水手们是这么认为的。英国皇家海军上尉罗伯特·菲茨罗伊声称“很少有动物比它们更丑”。¹ 即使英国海盗安布罗斯·考利写道，它们的肉质“异常鲜美”，² 皇家海军“响尾蛇号”上的船员们也不愿尝试。相反，“响尾蛇号”的船长詹姆斯·科尔内特对这些奇怪的蜥蜴避之不及，它们“成群结队地出海捕鱼，像海豹一样在岩石上晒太阳”。³

“你要把一切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地上爬行的一切昆虫，都带出来，使它们在地上繁衍增多。”——

*洪水之后上帝对挪亚的指示，《创世记》8:17
(英王钦定本)*

丑陋？美味？这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海鬣蜥并不捕鱼。它们实际上是在水下以海藻为食，世界上没有其他蜥蜴能做到这一点。幼年海鬣蜥只以退潮时露出的海藻为食，而一些成年海鬣蜥则可以在水下觅食长达三十分钟。它们的黑色很容易与同样生活在岛上的棕褐色陆鬣蜥区分开来（见下图）。

蜥蜴设计

这些神奇的海鬣蜥是如何诞生的呢？达尔文时代的自然神学家或许会声称，上帝创造了这些鬣蜥，赋予它们恰到好处的属性，使它们能够生活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以藻类为食，以此展现上帝的大能和智慧。作为创造论者，我们或许也会倾向于认同这种说法，并承认上帝创造了“海鬣蜥”。

但是等等——如果海鬣蜥和陆鬣蜥属于同一类被造动物呢？它们都是上帝在第六天创造的原始鬣蜥的后代。如果海鬣蜥是这一类被造动物中唯一的水生食草动物呢？这对我们理解上帝设计海鬣蜥的意义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无需想象。我们已经知道，海鬣蜥是唯一一种以水下藻类为食的鬣蜥。我们知道海鬣蜥和陆鬣蜥属于

同一类群，因为它们可以杂交（繁育后代），并且还有其他相似之处。⁴

鬣蜥种类

无论在世界何处，鬣蜥都很容易辨认，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基本身体特征。相似的解剖结构表明它们起源于同一个原始物种。



海鬣蜥 (*Amblyrhynchus cristatus*)

©Davthy/Dreamstime.com



陆鬣蜥 (*Conolophus subcristatus*)

©Naturesinteraction/Dreamstime.com



绿鬣蜥 (*Iguana iguana*) ©Starper/Dreamstime.com

那么，在一个上帝起初创造了各种物种，而像海鬣蜥这样的新物种后来又从这些原始物种中衍生出来的世界里，“设计”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除非上帝亲手创造了它们，否则新物种怎么可能如此完美地适应它们的新环境呢？

媒介设计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假设上帝特意设计了各种被造物种，并赋予它们一些基因，这些基因可以被激活，帮助它们适应新的环境。换句话说，造物主在**创造之后继续实现祂对生物的旨意，不是通过创造新的东西，而是通过利用在创造周期间设计好的现有部分。**这好比一位瑞士军刀制造商，他制造了一把功能齐全的瑞士军刀，刀里包含了露营者在面对野外生存未知挑战时可能需要的所有工具。

我们可以在生物学中找到其他例子。一些植物，例如向日葵科的**黄花菊属植物**，体内储存着不止一种光合

作用方式。有些物种使用一种方式，有些物种使用另一种方式，但它们的基因中都隐藏着两种光合作用所需的途径。这表明上帝有意设计植物，使它们能够根据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光合作用途径。

这种观点——即上帝所造物种的变化是由于祂精心设计的适应性变异而产生的——被称为“*中介设计*”。它仍然是“设计”，因为这些性状是上帝创造并赐予祂的造物使用的，但上帝利用特殊的事件或其他条件来实现这一设计。中介设计或许有助于解释受造物种内部的变异，也能解释诸如光合作用途径等系统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它们是被设计的），以及为何如此多不同的植物种类拥有与*弗拉维利亚*相同的系统（它们都是同一位造物主创造的）。

瑞士军刀的比喻如何适用于海鬣蜥呢？海鬣蜥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们的适应性特征与陆鬣蜥的生理特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海鬣蜥拥有一些特殊的生理特征来帮助它们保持体温（这在寒冷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非常有用），但其他鬣蜥也拥有类似的特征，尽管程度较轻。它们有“盐腺”，可以帮助它们排出吞咽海水时摄入的多余盐分，但所有蜥蜴都有盐腺。它们的尾巴扁平，这有助于游泳，但其他不会游泳的鬣蜥也有扁平的尾巴。

所以，其他鬣蜥也拥有与海鬣蜥相同的水下觅食特征，但这些特征在其他鬣蜥身上发育得较差。这听起来像是某种间接的设计。不知何故（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其中的原理），上帝使得这些特征在海鬣蜥身上得以充分展现，于是它们便进入海洋觅食。

每种造物内部的多样性

上帝创造的每一种生物内部的差异都令人惊叹。鬣蜥就是一个例子。再想想猫的例子。

除了洪水之后遍布地球后来灭绝的大型猫科动物（例如剑齿虎）之外，现存的猫科动物还有四十种。现存的猫科动物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使它们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无论是生活在寒冷的西伯利亚的猞猁，还是生活在亚马逊雨林的黑豹。

家猫同样令人惊叹。迄今为止，育种者已经发现了近百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和令人喜爱的特征。

然而，它们都是猫——无论大小，条纹的还是斑点的，似乎都起源于诺亚方舟上幸存下来的原始父母。^我

^们 知道它们起源于同一物种，因为野生猫科动物可以与其他野生猫科动物以及家猫杂交（繁育后代）。

我们如何解释所有这些变异和非凡的适应能力呢？一种可能性，与上帝圣言的真理相符，是中介设计——相信上帝特意设计了每一种被造之物，并赋予它们能够被环境因素激活的基因，以帮助它们适应新的环境。

¹参见 DA Robinson 和 DP Cavanaugh, “猫起源于全巴拉明的证据”, *创造研究协会季刊* 35 (1998): 2 - 14。



照片从左至右: ©Friday/Dreamstime.com;

©Kuba/Dreamstime.com;

©Svetlanagladkova/Dreamstime.com; ©2008 Jupiter

Images Corporation; ©Rgbe/Dreamstime.com; ©2008
Jupiter Images Corporation

运用媒介设计

如果中介设计模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对其进行验证，甚至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益处——发现能生产更优质食物的植物新品种，找到对抗疾病的新方法等等。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更多上帝设计的这些奇妙性状，那该有多好。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自然地培育出更好的作物、牲畜或药物，而无需像现在这样进行基因改造，那该有多好。

洪水之后，上帝是如何迅速地让地球上物种如此繁多的呢？一种解释是“中介设计”——上帝在最初创造的物种内部设计了适应性变异。但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许多最初被创造出来的物种所具备的适应性特征很可能在大洪水之后就出现了，而另一些则可能从未显现过。如果是这样，那么某些设计或许正等待着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揭示。或许大洪水之后的环境就蕴藏着触发这些特征的线索：一段独特的、极端且难以预测的压力时期。如果我们能够重现类似的压力环境，或许就能让一些隐藏的设计显现出来。

这并非理解物种形成机制的*临时性*方法。我们可以比较光合作途径、盐腺发育，甚至是骆驼身上出现的驼峰（而同属骆驼科的羊驼却没有）背后的遗传学基础。然后，我们可以检验可能的机制，观察这些性状是如何表达的。因此，这种简单的介导设计模型可以开启一个全新的研究项目，开辟全新的研究方向，而这些方向在目前流行的“随机变异”理论框架下甚至都没有被考虑过。

达尔文时代的创造论者们昏昏欲睡，被自然神学和“物种不变论”（参见《[物种会改变吗？](#)》第 36 页）中那些不符合圣经的论断所蒙蔽，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物种起源*》的出版改变了这一切，创造论群体这头沉睡的巨兽终于苏醒。尽管我们仍未找到所有答案，但即便在 150 年后的今天，创造论者们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对于创造论科学家而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随着世俗科学家不断发现关于我们世界的的数据，并加大对造物主的挑战力度，我们被迫更深入地研读神的话语，更仔细地审视我们的世界。这些“考验”使我们得以发现更多关于神的真理，彰显祂的荣耀和智慧。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